

## 第一章 初識三少爺

端午剛過不久，寧王府後園子的大槐樹依舊在這個時節開了花，一串串潔白的槐花綴滿樹枝，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素雅的清香。

說起寧王爺，那可是京城有名的「三無」王爺。哪「三無」？無能無腦無權，年近四十，還沒混著塊封地，雖是當今親子卻不得聖心，混得連二流的勳貴都比不上，只是一味的混吃傻玩，是以寧王府夜夜笙歌，日日熱鬧非凡。

然而這後園子卻和寧王府的氛圍格格不入，寂靜異常，大白天也很少有人來。一來這裡地處偏僻，少人打理；二來死過人，傳聞鬧鬼，陰森森的沒人敢來。但萬碧不怕，她向來膽大，別人不敢來，正好，這裡就成了她的專屬地！當差餘暇，或者心情煩悶時，總愛來這裡散散心。

今日也是如此，午後，趁著管事嬾嬾不在，她又爬到槐樹上，將自己的身影隱藏在繁枝茂葉之中，嗅著槐花的清香，彷彿又回到了故鄉。

她七歲時進王府為婢，那年家鄉鬧災，不得已，家裡將她賣了二十兩，臨行前，她娘哭著說一定會贖回她，如今三年過去了，家人還沒消息。

萬碧的目光越過樹枝，越過院子，越過王府高高的圍牆，越過京城的萬千房屋，在暮暮塵埃中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家。

鼻頭一陣發酸，萬碧使勁揉揉眼睛，將湧上的熱意按了下去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園子裡多了個衣著華貴的小公子，不過七八歲的模樣，白白嫩嫩的小臉上滿是傷心難過。

萬碧心細，她瞧著這小公子面生，好像不是府裡的，忍不住在樹上喊他，「小公子，你怎麼一個人？」

那小公子沒想到這裡還有其他人，明顯吃了一驚，抬頭看到綠葉白花中，坐著一個梳著雙丫髻，笑靨如花的小丫鬟。他怔了半晌才說：「妳是誰？」

萬碧晃蕩著腳，「我叫萬碧，是大廚房的燒火丫頭。看你穿得這麼好，是哪家來做客的小公子吧？這裡可不是好玩的地方，快回去吧！」

小公子卻不想走，湊上來問：「妳在吃什麼？」

「這個啊？」萬碧捏著一串槐花，吡溜地從樹上躡下來，「槐花。」

「妳為何要吃花？」

「以前我娘總拿槐花蒸菜團子吃，想家了，我就忍不住想吃。」見他好奇地盯著自己，萬碧便摘下一朵，「你嘗嘗，清甜的，微微有些苦味。」

小公子接過來，有些猶豫地慢慢往嘴裡送。

「停下！」遠處響起一聲厲喝，一個三十左右的嬾嬾帶著兩個婢女匆匆忙忙地奔過來，啪地拍掉小公子手中的槐花，半哄半訓，「炯哥兒，外頭的東西怎麼能亂吃？」

那人看到萬碧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又虎著臉呵斥她，「哪裡來的小蹄子，什麼東西竟敢往三少爺跟前送？三少爺有個不好，妳有幾條命可填？」

萬碧這才後知後覺自己犯了個大錯，戰戰兢兢地跪下道：「嬾嬾恕罪，是奴婢眼拙，萬萬不敢了，求嬾嬾饒了奴婢這一回！」

這小公子正是寧王三子，嫡子朱嗣炯，自小在皇后身邊長大，剛回府不久，所以萬碧這等粗使丫頭並不認得他。

這嬪嬪姓李，皇后親自指給孫子的奶嬪嬪，朱嗣炯是她一手帶大，對她十分依賴，而她因此也成為寧王府數得著的管事嬪嬪，連王妃都要買她幾分面子。

李嬪嬪滿臉怒容，不依不饒還要發作萬碧，朱嗣炯便拉拉她，「李嬪嬪，我也沒怎樣，讓她走吧。」

聽小主子這麼說，李嬪嬪雖然沒有好臉色，但總算是放過萬碧，只臨走時冷著臉說了句，「記住你的身分，你沒資格在三少爺跟前伺候！」

萬碧仍舊跪在地上，不敢抬頭，低低應了一聲，待他們走了才慢慢爬起來，自嘲一聲，身分，是啊，自己不過雜役院一個粗使丫頭，怎麼可以在主子面前露臉？

對於李嬪嬪的虎威，萬碧是心有餘悸的，但第一次如此近距離接觸王府的主子，她還是控制不住的興奮，滿肚子的話憋了幾天無人可說，等見著柴火房的容嬪嬪，這府裡為數不多對她好的人，終於忍不住，話匣子就打開了。

她邊拾掇著柴火邊說：「容嬪嬪，我前幾天見著三少爺了，長得可真好，比年畫上的娃娃還好看！」

容嬪嬪四十多歲，有著一張並不慈祥的臉，眼角耷拉、嘴角耷拉、雙頰內凹，「你又閒著沒事亂跑，衝撞了主子，看不打死你！」

萬碧笑嘻嘻地道：「我知道哪裡去得，哪裡去不得。不過說來也奇怪，三少爺怎麼一個人跑到後園子去了？身邊也沒個伺候的。我看大少爺每次都是丫鬢婆子一大堆人跟著。」

容嬪嬪放下手中的燒火棍，冷言冷語道：「真是鹹吃蘿蔔淡操心，主子的事哪輪得到你嘀咕？看來是皮癢了！」說罷作勢要打。

萬碧急忙向旁跳開幾步，「嬪嬪，別打別打，當心閃了你的老腰，讓阿碧自己打兩下給你出氣可好？」

「呸。」容嬪嬪忍不住笑了，隨後正色道：「阿碧，嬪嬪說的話你記住了，如今三少爺剛回府，萬事待定，那些家生子擠破腦袋想要去他院子裡當差。咱們身分太低，又沒根基，儘量別去湊這熱鬧，讓有心人看見，還指不定怎麼生事。」

「嬪嬪，你想哪兒去了，我才沒想那麼多。好了，今兒個是發月錢的日子，我得去乾娘那裡，看看能不能要幾個錢出來。」

看著萬碧蹦蹦跳跳地離開，容嬪嬪不由搖頭，她乾娘吳婆子是有名的吝嗇人，只進不出，要從她口袋裡拿一文錢出來比登天還難，這丫頭去要錢，肯定吃排頭！

萬碧來到雜役院，果不其然，吳婆子一聽萬碧要拿錢，立刻豎起兩隻三角眼，指著萬碧的鼻子道：「哪裡來的錢？你一個月不過三百錢，吃我的、穿我的、用我的，我一個月還要繞進去不少錢，這還沒朝你要呢。」

吃的是王府給下人的分例，穿的也是王府發的衣服，至於用的，她什麼時候給過

自己一根線？自從進府，被管教嬖嬖分派了乾娘，月錢都給她拿著，兩年了，自己連一個大子都沒見過！

但萬碧敢怒不敢言，只能賠著笑，好言相求，「乾娘，我知道受妳很多照顧，可是咱們年前就說好的，每月妳給我一百錢，妳看，這都小半年了……而且，如今我也大了，留了頭，少不得要用些胰子、頭繩之類的，這些府裡又不分派。」

吳婆子冷哼一聲，「妳不是和綺雯交好？現在她進了大少爺的院子當差，什麼好東西沒有？妳讓她給妳一些，便是用剩的也不打緊。妳滿府去問問，像妳這樣外來的身分，哪個不是乾娘領月錢？哪個又敢和乾娘來要錢？妳當差出了錯都是乾娘替妳受著，沒有讓妳額外孝敬就不錯了。」

我一次也沒有把差事幹錯過！萬碧委屈得很，眼淚在眼眶裡直打轉，卻又倔強地不肯走開，就直挺挺地站在那。

旁邊已有人看了過來，在那指指點點著。

吳婆子怕萬碧鬧開臉上不好看，便從腰間掏出幾個銅板，往地上一扔，「就這幾個，再多沒有！」說罷，轉身進屋匡噹關上門。

萬碧再也忍不住，眼淚撲簌簌地滾下來，蹲下身子將銅板一個個撿起來，抹著眼淚回去了。

萬碧不知不覺又來到後園子，此時日頭西斜，天邊晚霞映著夕陽，好似一團團燃燒的烈火，她攥著那幾個錢，坐在石頭上發呆，這樣下去，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攢夠銀子贖身？

「妳為什麼哭？」耳邊響起清亮的男童聲音。

萬碧抹乾眼淚一看，是三少爺！忙規規矩矩行禮。

朱嗣炯笑了笑，抬手道：「沒事，這兒就咱們倆，不用那麼多禮。」

他剛剛回府，身邊沒有玩伴，而那些奴僕們見了他都唯唯諾諾的，好沒意思，前幾天見了萬碧，只覺得這小丫鬟長得真是好看，看著她的笑臉，心裡也不由得敞亮。

萬碧納悶他怎麼又獨自來到這裡，四處看了看，道：「三少爺怎麼一個人？李嬖嬖沒跟著嗎？」

「奶兄生病，嬖嬖回家去了，姊姊們去領東西，屋裡沒人，我自己出來玩。」

萬碧還真有些怵李嬖嬖，聽說她不在，心裡莫名就鬆了口氣，臉上表情也自然許多，但又覺得不對，然而哪裡不對又說不出來，見這位小少爺東張西望的，一副找東西的模樣，「三少爺，您找什麼？奴婢幫您找。」

「聽說這後園子裡有口井，我想去瞧瞧。」

萬碧心一驚，這裡的確有口井，但那裡死過人，不乾淨！

「三少爺，這裡沒井，奴婢陪您去別處玩玩吧。不然，奴婢給您編個蠅籠子？」朱嗣炯一聽沒有井，頓時怔愣一下，又聽萬碧給他編蠅籠子，小孩心性被勾起來，就坐在一旁石頭上看她編。

萬碧在路邊挑了些狗尾草，一雙靈巧的手上下翻飛，不一會兒就編了個精緻漂亮的草籠子。

朱嗣炯很是歡喜，拿著愛不釋手，「真好，真好，再編一個！」

見小主子高興，萬碧也來了勁，變著花樣足足編了好幾個，又陪著朱嗣炯在草叢裡捉螞蟻，玩了個不亦樂乎。

朱嗣炯出了一身汗，衣服也弄得灰撲撲的，就連頭上也掛了幾根草，萬碧也差不多，兩人對笑一陣後，朱嗣炯突然說：「阿碧，妳別在柴火房了，來我院子當差，咱們倆天天一起玩！妳可願意？」

萬碧的心怦怦跳了起來，手微微發抖，勉強按捺下心中激蕩，低頭說：「願意不願意，奴婢也說不好，聽主子吩咐就是了。」

朱嗣炯笑了笑，看看天色，「我要走了，哦，這個給妳。」他把荷包解下來遞給萬碧，「別再吃槐花了，我問了太醫，那個東西生吃不好，妳若是想家了，就吃一顆糖。」

荷包裡裝的是松子糖、飴糖、窩絲糖等各式糖果子，萬碧心裡一熱，眼淚就要湧出來，「那奴婢就謝三少爺賞了，可這荷包不能拿，我就只拿糖吧。」

「為什麼荷包不能拿？」

「這荷包一看就不是奴婢能有的東西，若是有人問起，奴婢應據實相告，不免又牽扯出您身邊的姊姊們來，三少爺出門為什麼不跟著？解釋起來太麻煩，反正也是賞奴婢糖吃，奴婢就用手帕包著。」

聽她說了一大堆，朱嗣炯一時沒反應過來，想了想才恍然大悟。

萬碧抿嘴一笑，「趁三少爺院子裡的姊姊還沒找來，趕緊走吧。」

萬碧將朱嗣炯送到院門口，看著他進了院才走，之後到了柴火房將那包糖給容嬾嬾。

容嬾嬾哭笑不得地道：「傻丫頭，不過幾塊糖，還值得妳孝敬我？」

「這是我第一次得賞，怎麼也得給妳頭一份。嬾嬾，等我以後掙著錢，我孝敬妳一個大房子，也買人來伺候妳。」

「嗯嗯嗯，我等著。」容嬾嬾一副應付的表情。

「嬾嬾，妳別看我現在是奴婢，可我不信我一輩子是奴婢，早晚我會出人頭地！到時候把妳接出去，讓妳也做老封君。」萬碧鼓著腮幫子說。

出人頭地……容嬾嬾心頭突地跳了一下，臉色微變，慢慢道：「嬾嬾不要做什麼老封君，平平安安一輩子是最好的。阿碧，今後像這樣的話，放在肚子裡，再不要說出來。」

萬碧點點頭，「我記住了。」

一陣風吹過，窗外樹影婆娑，葉子紛紛隨風舞動，發出呼啦啦的響聲，似是為這個小姑娘的雄心喝彩，又似是陣陣警醒。

時間轉眼到了七月盛夏，寧王府的一塘荷花盛開餘池，陣陣清香隨風四散開來，正是賞花好時節。

寧王妃盤算著辦個賞花宴，請一請宗室勳貴。無他，長子朱嗣熾今年都十三了，

世子的封號還沒下來，前些日子她逼著寧王又遞了請封摺子，但至今仍沒有消息，她心裡七上八下的，就想著請這些人幫著在御前殿後說些好話。帖子都送出去了，萬事俱備，只等後日客人上門，偏偏此時出了事，賞花宴辦不成了。

原因，三少爺落水了！

當時寧王妃正在平王府做客，剛得知消息，一時手腳酸軟，心都要跳出來，後來聽鄭嬪說人救上來了，這才稍稍放下心，回府一看，小兒子一張小臉慘白慘白的，若不是胸腹還微微起伏，看上去就和死了差不多。

兒身是娘心，雖說這孩子一向和她疏遠，總隔著一層不親近，但當娘的看到兒子這般模樣，哪有不心疼的，頓時掩面哭了起來。

鄭嬪在旁勸道：「王妃別太難過，身子要緊，若是您哭壞了身子，三少爺醒來可讓他怎麼過得去？況且，現在不是難過的時候，您就不想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一句驚醒夢中人，寧王妃忙厲聲道：「炯兒是怎麼落水的？」

鄭嬪忙擺擺手，左右看看，低聲說：「三少爺是一個人跑到荷塘玩的。」

寧王妃臉色頓時難看起來，「伺候的人呢？好大的膽子！」

「哎喲我的王妃，現在不是追究這個的時候，您想，三少爺剛回府不過兩個月就落了水，皇后娘娘知道了，免不了又給您扣上『看管疏忽，偏心漠視』的帽子，」想起皇后那張威嚴冰冷的面孔，寧王妃硬生生打個哆嗦，她此生最怕的，便是這位皇后婆婆！

「王妃，奴婢仔細問過了，當時只有一個小丫頭在場，咱們何不利用一下，既能堵皇后的嘴，又能除掉阮側妃。」

阮側妃是寧王最寵愛的女人，也是寧王妃最恨的女人。

寧王妃眼神閃了閃，「此話怎講？」

鄭嬪附在寧王妃耳邊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地說了一通。

寧王妃面有猶豫，「能行嗎？」

「能行！只要那小丫頭咬死了不鬆口，阮側妃就難逃此劫，皇后那邊也好交代。」

鄭嬪言之鑿鑿地道。

寧王妃最終答應了，畢竟比起照看疏忽，奸人謀害導致此次落水，之於自己的責任更小，而且看阮側妃倒楣是她最高興的事！

## 第二章 救人遭利用

所謂無巧不成書，萬碧真是切身地體會到這一句話的妙處。

傍晚的時候，她又被吳婆子支使去跑腿，回來的時候想去荷塘裡摘幾個蓮蓬吃，卻看到有個小腦袋在水裡起起伏伏、奮力掙扎。

當時四下無人，她也顧不得自己還是個半大孩子，又因救人心切，仗著自己水性好，當即跳進池子裡就去救人，誰想得到落水的竟然是三少爺朱嗣炯！

萬碧終究還是個孩子，力氣不夠，只勉強把朱嗣炯的頭托出水面，根本就游不回岸邊，讓她慶幸的是，終於有人聽到呼救聲，趕來把他們倆拉上了岸。

眾人都忙著救治三少爺，沒人顧及她。

萬碧快累死了，獨自坐在一旁呼呼喘著粗氣，這時悄悄走來個面生的婆子說王妃要見她，她只好挪著如麵條一般軟的雙腿，跌跌撞撞地跟在那人身後。

越走越偏僻，萬碧莫名地心慌了起來。

那人忽然站定，回身伏在萬碧耳邊如此吩咐一番。

聽明白那人所言，萬碧頓時如遭雷擊，腦子麻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人語氣中充滿威脅，「聽話，日後主子不會虧待妳；不聽，妳就等著生不如死吧！」

萬碧又驚又怕，一路怎麼走過來的都不知道，待她醒過神來就已到了王妃的院子裡，轉過穿堂後面的八寶楠木屏風，走過廳房，就是王妃的正房。

早有丫鬟給她們撩起門簾。

一股馨香撲面而來，萬碧從未聞過這麼好聞的香氣，進了屋子，她的眼睛就不夠使了，她也分不清擺的鋪的都是什麼，只覺得到處金碧輝煌，一時看得有些發呆。

那人輕咳一聲，萬碧立刻低頭垂下眼睛。

「就是她？」

「回鄭嬪的話，就是這個丫頭。」那人帶著幾分諂媚，接著低聲說：「您放心。」鄭嬪？萬碧心一動，那不是王妃的心腹嬪嗎？她偷偷抬眼，飛快瞄了一眼，大骨頭架子的身材，窄額頭、小眼睛、高顴骨、薄嘴唇。

鄭嬪微一點頭，掃了萬碧一眼，冷淡地道：「跟我來吧。」

萬碧低眉順眼地走進寧王妃的廳堂，跪在地上不敢抬頭。

上面寧王和寧王妃分坐左右，寧王旁邊站著一位身著素白月華裙、杏黃小襖的女子，與容貌清秀的寧王妃相比，明顯更為嬌豔，正是寧王最心愛的女人阮側妃。

寧王妃點點頭，給鄭嬪一個眼神。

鄭嬪問萬碧，「妳叫什麼？在哪個院子當差的？」

「奴婢叫萬碧，是大廚房的燒火丫頭。」

「多大了？」

「奴婢十歲。」

鄭嬪接著問：「是妳先發現三少爺落水的？」

萬碧點點頭。

「把妳所見一五一十的說出來。」

萬碧心越跳越快，顫抖著聲音說：「黃昏時候，奴婢去給後花園灑掃處送噴壺，剛到荷塘邊，聽見有人在水裡喊救命，奴婢一時也沒多想，直接跳下水救人。」

寧王妃皺皺眉，看了鄭嬪一眼。

鄭嬪會意，「妳就沒看到三少爺是怎麼落水的？」

萬碧跪在地上不住發抖，來時路上那人的話還清晰地迴響在耳邊——推三少爺下水的人穿青色裙，裙邊繡著丁香紋。

可她根本就沒看見！此刻她再傻，也知道自已捲入了後宅之爭，她的命在那些貴人眼中就如螻蟻，稍有不慎就交代了。

頭上又傳來鄭嬪嚴厲的聲音，「仔細想想，當時都看到了什麼？」

一聲輕笑，阮側妃甩手裡的帕子，向寧王挑挑眉，寧王安撫地看了看她。

寧王妃最看不得他們倆眉來眼去，冷哼一聲，「炯兒平日最怕水，更不會一個人到水邊去，必是有人害他！萬碧，當時妳看到了什麼？實話實說，沒人能難為妳！」

萬碧額頭開始冒汗，惶恐不安，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說。

看著這副場面，阮側妃強忍著沒笑出來，而寧王臉色已不耐。

鄭嬪上前一步，擋住寧王和阮側妃的視線，低聲說：「妳這蹄子，不過走了這麼一段路，就把事情全忘了？」

怎麼辦，要怎麼說？萬碧不認識那個婆子，不知是不是鄭嬪的人？她代表著誰？這是王妃的意思還是鄭嬪自己的意思？那幾句話說的到底是誰，又會牽扯到誰？是要實話實說還是按那婆子的話說？

鄭嬪不斷地催促，萬碧心亂如麻，下意識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也記不太清了，當時假山後面好像閃過青色的裙角。」

鄭嬪鬆了口氣，「那裙角上繡的什麼花紋？」

萬碧猶豫再三，終是一橫心，「奴婢沒看真切，只看到一片青色裙角。」

寧王妃將杯盞重重往桌上一扣，萬碧嚇得一哆嗦。

「妳好好想想，是什麼花紋？柳葉紋、蘭草紋還是丁香紋？」

萬碧頭叩在地上，沉默不語。

「哎呀，姊姊還不如直接說，是炎兒的奶娘把三少爺推下池子的！」阮側妃笑嘻嘻地說：「誰不知道，她最愛這三種花紋，又最愛著青色裙子。又有誰不知道，姊姊您一直瞧我們娘倆不順眼，更為王爺偏疼炎兒不知生了多少氣，如今刻意將此事往妹妹身上引，為的又是什麼呢？」

「放肆！」寧王妃再也忍不住，「妳算什麼玩意，我犯得著拿自己兒子的命栽贓妳？」

阮側妃連忙說：「姊姊妳大的脾氣，妹妹可不敢這麼說，只是這事著實蹊蹺，王爺，可否允妾問這丫頭幾句話？」

「問吧問吧，早點弄清楚早完事！」

聽寧王這麼說，寧王妃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。

阮側妃笑了笑，「妳叫萬碧對吧？我問妳，妳既是燒火丫頭，那時正是忙晚飯的時候，妳不在廚房幫忙，為何會跑到後花園去送個無關緊要的噴壺？」

「回側妃的話，是乾娘讓奴婢去替小紅跑腿，小紅是乾娘的女兒，奴婢不敢不去。」

「小紅？乾娘？叫她們上來。」

寧王妃不解，阮側妃卻是笑了笑，示意下人趕緊去。

不多時，兩人就傳到了。

阮側妃當即要問罪，「交給妳們的活計也是妳們能隨意推諉的？那還要管事嬪嬪分派什麼？來人，先拖下去各打二十板子！」

吳婆子馬上叫冤，「奴婢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啊，分明是萬碧那小蹄子搶了這活。」

小紅也哭，「請主子明鑒，奴婢都打算走了，萬碧非要去，一把奪過噴壺就跑了。」萬碧急了，「分明是妳說自己不舒服，硬要我去的。」

吳婆子心疼女兒，是以經常讓萬碧替女兒幹活，這在雜役院也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這兩人忽然被上房傳話，聽說萬碧在花園惹了事，可嚇著了，生怕受牽連，來時就打定主意，不管什麼事，全往萬碧身上推！

她們這一推，可把萬碧害慘了。

阮側妃條地站起來，指著萬碧喝斥，「不知死活的小蹄子，算計到我頭上來了！說，誰指使妳幹的？」

萬碧腦子嗡的一響，「奴婢冤枉！」

阮側妃轉身就哭上了，「王爺……你可要為奴家做主啊，好端端的禍從天上來，這丫頭不知道受誰指使，刻意跑到後花園使三少爺落水，又要陷害我！啊呀，王爺你可要為我做主啊……」

阮側妃一唱三歎，搖肩扭腰跺腳，淚珠兒呼啦啦落個不停，把寧王哭得心都顫了三顫。

寧王妃受不了，「阮瑤，妳說清楚，誰指使這丫頭害妳？分明是妳故意害我兒子！」她二人爭吵不休，在旁伺候的奴僕們忙低下頭，假裝自己不存在。

寧王煩透了，大喝一聲，「都給我住嘴！」

屋裡頓時安靜了。

寧王指著萬碧問：「我只問妳一次，妳到底看到什麼？有沒有人推三少爺下水？」

萬碧以頭叩地，「回王爺，奴婢到荷塘的時候三少爺已在水中，不知道是不是別人推下的，奴婢只看到假山後晃過青色裙角。王爺，奴婢句句屬實，奴婢救了三少爺，奴婢沒有推三少爺下水。」

寧王妃眼睛如刀子般刮著萬碧，又抿著嘴瞥向鄭嬾嬾。

鄭嬾嬾低著頭，不敢看寧王妃。

阮側妃呵呵笑了笑。

這時候，從暖閣裡跑來一個丫鬟，「王妃，三少爺醒了！」

一聽這話，寧王妃和寧王急匆匆地趕過去。

阮側妃慢慢走到萬碧身邊，拍拍她的肩膀，壓低聲音說：「算妳撿了條命！」

萬碧看著她重新歸坐，卻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。

不過一會兒功夫，寧王妃和寧王出來了，王妃的臉色僵硬，十分難看。

寧王看起來卻輕鬆了許多，「好了，炯兒說是他自己不小心落下荷塘的，與他人無關，沒事了沒事了，都散了吧。」又打個哈欠道：「善後就交給王妃了。阿瑤，快走吧，妳不是要陪我喝酒唱曲的嗎？」

看著款款離去的兩人，寧王妃幾乎咬碎了一口銀牙。

屋裡靜得一根針掉地上都聽得到，萬碧更是連大氣都不敢出。

鄭嬾嬾小心翼翼地說：「王妃，晚膳未用，奴婢給您熬點棗仁粥可好？」

啪的一聲，寧王妃狠狠甩了鄭嬾嬾一巴掌，「妳幹的好事！」

鄭嬾嬾的左臉立刻腫了起來，她不敢呼痛，馬上跪下不住磕頭，「奴婢該死、奴



婢該死！」

寧王妃板著臉盯著萬碧，好半天才說：「賞這蹄子十兩銀子，也別枉費她辛苦一場。」

「奴婢不敢。」萬碧重重給寧王妃磕了個頭。

「不敢？」寧王妃嗤笑一聲，「我看妳敢得很，拿著吧，這是妳應得的！」

寧王府一通喧鬧後，朱嗣炯平安轉醒，但寧王妃卻不大痛快。

沒有扳倒阮側妃，反而平白賺了阮側妃的譏笑和寧王的埋怨。

沒有推卸掉責任，迎來了意料之中的皇后申斥，並說，如果她還不會養孩子，那就把孩子再送回宮，皇后替她養！

寧王妃心中的怒火和憋屈就發在下人身上，除了朱嗣炯的奶娘李嬾嬾沒有動，院裡伺候的都給打了個半死，攆出去永不許進府。

而先前鄭嬾嬾對寧王妃的種種保證，如今成了落在臉上劈里啪啦的巴掌。

鄭嬾嬾雖是寧王妃跟前的紅人，但論起信賴，她比不過呂小和王妃一同長大的張嬾嬾，她本想借此機會討好王妃，趁機壓過張嬾嬾，卻沒料到萬碧根本不上道！鄭嬾嬾這個恨啊，自此對萬碧是「另眼相看」。

可她們沒有一人去深思，為什麼三少爺會孤身一人來到荷塘？

這段時間，萬碧的日子相當不好過。在她決定不按照那婆子吩咐的去做時，她已經想到了後果，現在來看還好，不過髒的累的差事多點，打罵譏諷多點，餓肚子的時候多點，咬咬牙就過去了，比起丟了性命，這些都不算什麼。

那個婆子萬碧再沒見過，她偷偷問過容嬾嬾，容嬾嬾在府裡待的時間長，依稀記得那人在大花園的花房當差，而花房的人，因三少爺落水，不久前全被發賣出府。萬碧無比慶幸，就連吳婆子搶了寧王妃賞她的十兩銀子都沒那麼難過了，當然，還是心疼得哭了好幾天，十兩，她不吃不喝幹兩年九個月才能攢夠！

今天她又被吳婆子罵了，只因為她沒替小紅洗衣服，面對吳婆子滿口汗言穢語，萬碧再也忍不住了，站起來推了她一把。

吳婆子如何肯吃虧，抄起掃帚就要打。

萬碧又豈會乖乖站著等她打？向著院門就往外竄。

小紅怕她娘吃虧，也挽起袖子追萬碧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？」一個身著水紅裙子、青緞子比甲，束著深藍汗巾，模樣俊俏的丫鬟從門外進來。

萬碧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，「綺雯姊姊，救我救我，乾娘要打死我呢。」

綺雯在大少爺院子裡當差，剛被提為二等丫鬟，在大少爺跟前也算說得上話。

吳婆子見是她，不便再喊打喊殺，「綺雯姑娘，這丫頭不懂規矩，我教她呢。」

綺雯說：「吳大娘，大少爺讓我打幾根絡子，要得急，萬碧手巧，我先借她一會兒用用可好？」

能說不好嗎？大少爺可是王妃的心頭肉，凡涉及到大少爺的事，下人們誰敢說個不字？

萬碧順利逃脫，綺雯領她到花園子裡逛。

「綺雯姊姊，不打絡子嗎？」

「傻丫頭，這不是為了把妳帶出來唬她的嗎？」

對於萬碧的遭遇，綺雯也只能安慰她幾句，這當下人哪有不受氣的，就連王妃身邊的管事大嬾嬾還挨巴掌呢。

因還當著差，綺雯只坐了一會兒就匆匆走了，萬碧坐在荷塘邊盯著一池的荷花發呆，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憋火，強咬緊牙不讓自己哭出聲來。

這時，一個小石子從萬碧身邊劃過，撲通一聲落入水中。

萬碧沒在意。

又是撲通一聲，這枚小石子不偏不倚落在萬碧跟前，濺起的水花飛到萬碧衣服上。

萬碧徹底惱了，扭頭喝道：「哪個不長眼的瞎搗亂！」這一看，竟是三少爺！

萬碧有些訕訕的，「三少爺，怎麼是您啊，您身子大好了？」

朱嗣炯拋掉手裡的小石子，問：「受委屈了？」

「才沒有！」

「眼睛鼻子都是紅紅的，哭啦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朱嗣炯走過來，從袖中掏出一方帕子，扔到她懷中，「擦擦。」

萬碧想了想，拿起帕子擦擦臉，「三少爺，您怎麼又一個人出來？」

「我想去荷塘邊，他們肯定不讓去，索性我自己出來。」

「去荷塘？」萬碧很驚訝，凡是落水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會對水產生恐懼，更何況上次他幾乎淹死在荷塘裡。

萬碧不明白，也就不敢亂說話，兩人就一路無話地來到荷塘邊。

她看得出來三少爺一直在掙扎，因為他的腿都在瑟瑟發抖，背在身後的小拳頭也捏得有些發白，既然如此害怕，為何又要強迫自己來這裡？

「妳水性很好？」朱嗣炯突然問道。

「是啊，奴婢在水邊長大，會走路的時候就會游水了。」

「妳沒淹過水？」

「有啊，有句話不是說『淹死的都是會水的』？什麼腿抽筋、被水草纏住啊，好幾次奴婢差點沒命。」

「妳不怕？」

「怕有什麼用，全家人就靠著河裡那點東西補貼補貼，打打牙祭。」也許是想到了家人，萬碧有些傷感，但很快又調整好心情，笑嘻嘻說：「三少爺，我看那蓮蓬長得很好，我摘幾枝，那蓮蓬子可好吃了。」

朱嗣炯笑了，好像每次碰到她，說的都是吃。

見他笑了，萬碧以為他同意，便脫下鞋，撲通一聲躍入水中，幾下就游出去好遠，少頃，手裡拿著幾枝蓮蓬上了岸。

萬碧很快剝好了一枝，她拈起一粒遞給朱嗣炯，「您嘗嘗？」

「直接吃？蓮芯很苦。」

「不苦，您嘗嘗。」

朱嗣炯猶豫著吃了一粒，滿口清香，甜潤可口，「很好，給我一枝可好？我回去慢慢吃。」

「本來就是給您摘的。」萬碧將方才的手帕纏在蓮蓬莖上，遞給朱嗣炯，「蓮莖上有刺，您拿著這塊。」

「妳也快回去換身衣服。」

聞言，萬碧笑了笑，「我送您離開水邊再回去。」

### 第三章 三王謀反逼出逃

和萬碧分開後，朱嗣炯拿著蓮蓬來到寧王妃院子裡請安。

屋裡迎出來一個頭髮有些花白的嬖嬖，微微有些駝背，面目甚是和藹。

「三少爺，怎麼晌午的時候過來了？這大太陽的，快坐下歇歇。」

「張嬖嬖？妳回來了！」朱嗣炯驚喜道。

「這才剛剛到。」張嬖嬖給他擦著臉，心疼地說：「哎喲，瞧這小臉紅的，跟著的人呢？都是怎麼伺候的？」

「我不耐煩他們跟著。」朱嗣炯輕輕道，話題一轉，「母親呢？我給她帶來些蓮蓬。」

「王妃……王妃有客來訪，這會兒只怕還沒走，不如你先到東廊套間歇會午覺？」東套間是大少爺朱嗣熾分院子前住的地方，即便現在也時不時回來住。

偌大的王妃院子，竟然沒有一間專門給他歇腳的屋子，朱嗣炯搖搖頭，「我就坐在這裡等吧。」

張嬖嬖還有事要忙，就吩咐幾個小丫鬟伺候著。

朱嗣炯雖然是寧王妃的親兒子，可王妃對他並不親近，他又沒有半點少爺脾氣，即便是下人們怠慢他也從不多言，所以不過一會兒功夫，那幾個小丫鬟就躲著偷懶去了。

空蕩蕩的花廳中，朱嗣炯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，小手費力地剝著蓮蓬，將白白的蓮子剝出，整齊地放在碟子中。

「唉，可真是氣死我了。」寧王妃從榻扇後進來，滿面怒容，後面跟著張嬖嬖和大丫鬟落霞。

她坐下就開始抱怨，「妳說說這都是什麼事？不過是讓那幾位皇叔皇嬸幫著說幾句話，怎麼就這麼難？一個個推三阻四的，好像怕被我們連累一樣。還有太子，當初立太子的時候我們王爺可沒少出力，現在卻不說一句幫忙的話，我們請封地就藩，對他也有好處不是？」

一旁張嬖嬖不住拿眼神示意她這裡還有人，寧王妃這才看見朱嗣炯，「哦，炯兒來了啊。」

朱嗣炯早就站起來了，「兒子給母親請安。」

「嗯嗯，坐吧，落霞，給三少爺拿些果子吃。」寧王妃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，轉

臉又和張嬪嬪訴苦，「親王成年後就藩這是慣例，其他幾位親王都有藩地，怎麼到我們王爺這裡，反而就沒有了呢？」

寧王妃喋喋不休，只顧說個痛快，張嬪嬪幾次想打斷都沒搶過話頭。

朱嗣炯坐在一旁，仍是一言不發剝著蓮蓬，手指頭泛著紅，大拇指的指甲都劈了。

「王妃！」張嬪嬪再也忍不住，聲音提高好幾度，終於打斷了寧王妃。

寧王妃還沒明白，直到再次看到朱嗣炯，才發覺在小兒子面前說了一大堆不該說的話。

她面露尷尬，語氣略有些生硬，「炯兒啊，大人在這裡說話，你別聽著了，出去玩吧。」

朱嗣炯將剝好的蓮子放在寧王妃跟前，「母親，兒子嘗著這嫩蓮子也別有一番風味，特地拿來給母親嘗嘗。」

「蓮子？」寧王妃有些發愣，隨後點點頭，「知道了，去吧。落霞，送三少爺回去。」

看著朱嗣炯小小的身影慢慢消失，張嬪嬪心頭不由得發酸，想想這對母子的關係，溫言勸道：「王妃，您對三少爺也太冷淡了些。」

「冷淡？妳瞧瞧他給我送的什麼東西？」寧王妃沒好氣地將那碟蓮子一推。

張嬪嬪詫異道：「這蓮子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蓮子，憐子！他這是提醒我，要多多憐惜他。真是，我還虧欠他了？我生他去了半條命，以致於再不能生，我又說什麼了？」

「三少爺才多大，他能有那心眼？怕是王妃多想了。」

「我想多了？」寧王妃自嘲般地笑了笑，「從他生下來就在宮裡養著，那宮裡的可都是人精，一句話能有三種意思，和他們打交道，一萬個心眼子都不夠用。況且他又不是皇后的親孫子，可硬是讓皇后對他疼愛有加，說他沒心眼，鬼才信。」張嬪嬪這下真不知說什麼好了，「我的小姐啊，三少爺可是您親兒子。」

不提這個還好，提起這個寧王妃更氣了，「親兒子？我看他是那姓李的親兒子，見了她比見了親娘都親。」

「那李嬪嬪從小就帶著三少爺，比旁人親近些也是有的，王妃何必跟個奶媽子生氣？」張嬪嬪苦口婆心勸著，「三少爺今年好不容易才從宮裡回了府，他沒在您身邊長大，王妃還是要多關注他。」

「我又何嘗不想和他親親熱熱的？可這孩子就是和我隔著一層，妳就說這蓮子吧，不就是想讓我多疼疼他，直說不就行了？何必繞這圈子？總說我偏疼熾兒，妳見熾兒和我打過啞謎沒有？」

說著說著，寧王妃心裡的委屈勁上來，眼淚也跟著流下來，「總說我不疼這孩子，我身上掉下來的肉，我能不心疼？熾兒有的，難道少了他的？怎麼我就在皇后面前博了個偏心的名聲？他怎麼就不知道在皇后面前替他娘申辯幾句？」

這娘當的，還和八歲的兒子置上氣了！張嬪嬪體會到無可奈何，有力無處使的感覺。

正要再勸，門外小丫鬟戰戰兢兢地來傳寧王的口信，說是和阮側妃一起去西塘避

暑，這半個月都不回王府。

聽得此話，寧王妃胸脯劇烈地起伏著，臉色陰沉如鍋底，伺候的丫鬟婆子敏感地察覺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，個個屏聲息氣，拚命縮小存在感。

樹上的知了都識趣般不再聒噪，在這詭異的寧靜中，忽地稀里嘩啦聲音響起，寧王妃將邊桌上的東西全部打落在地。

朱嗣炯辛辛苦苦剝的蓮子，滾得四處都是，又被笤帚一掃，簸箕一收，倒入穢物桶，再不見蹤影……

熱鬧的夏季一晃而過，天氣慢慢涼了下來，京城西郊數萬畝坡地上的楓樹黃櫨紅豔似火，秋風颯颯吹來，遍地絳紅色的落葉婆娑起舞，煞是好看。

每到秋季，皇上都要去西郊登山賞紅葉，今年恰逢六十壽誕，各地藩王都奉旨來京慶賀，皇上遊興大發，下旨王孫群臣同遊，因此宮裡宮外忙得是不可開交，連寧王這個閒散宗室都被拉去跑腿幫忙。

黃道吉日，帝王出遊，浩浩蕩蕩一群人，而寧王自然也要隨行，順便把一家妻小都帶上，皇上年紀大了，喜歡熱鬧！

這些與萬碧並沒有什麼關係，她還是雜役院的燒火丫鬟，之前朱嗣炯曾說過要她進院當差，也不知是這位三少爺忘了，還是寧王妃或者哪位嬪嬪阻攔，總之沒了下文。

王府的主子們一走，府裡呼啦啦跟去了小一半的奴僕，剩下的人少了管束頓覺輕鬆，一來二去，偷懶的偷懶、耍滑的耍滑，連萬碧這個小丫鬟都覺得府裡規矩鬆了很多。

前陣子萬碧整日得忙，偶然聽說寧王妃突然發作了大少爺院子裡一批人，也不知綺雯有沒有受到波及，如今好不容易得個空閒，想去看看綺雯，不料她隨著大少爺去了西郊。

看來她非但無事，反而更進了一步。替小姊妹高興之餘，萬碧有些失落，她自己的出路又在哪裡？

今早起來，萬碧照舊先去拾掇柴火，不知怎地，她總覺得周遭過分的寧靜，空氣都彷彿靜止了一般，她偷偷溜到牆根底下，一牆之隔的街道也是寂靜得很，連餛飩挑子的叫賣聲都聽不到。

忽然間，一陣嘈雜的馬蹄聲從牆外響起，夾雜鐵甲的鏗鏘聲、男人聲嘶力竭的嘶吼聲，緊接著砰的一聲巨響，大地彷彿都在顫抖，牆頭都震下好多渣子。

還沒等萬碧反應過來，又接連幾聲巨響。

萬碧拚命壓下心中的恐懼，裙子一撩，蹭地一聲爬上了樹，爬到最高的樹杈子上，借助高度優勢，她清楚地看到了西郊山上冒出的黑煙。

萬碧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她直覺一定是有大事，因為街巷上突然冒出很多全副披掛的官兵，拿著明晃晃的刀四處砸門。

這條街上住的不是勳貴就是高官，何人如此大膽？

一股寒氣順著脊梁骨往上升，萬碧嚇得面色發白，心怦怦亂跳，連忙往王府大門的方向看去，只見門外半里，塵土飛揚，約有上百名兵勇提刀握槍向王府衝了過來。

來不及細想，萬碧迅速地下了樹，撒腿就往柴火房跑。

還沒等她跑到柴火房，寧王府的大門就給砸開了，看門的一句「來者何人」還沒問出口就一命嗚呼。

這些兵勇殺氣騰騰，一上來，不由分說劈頭就砍，打砸搶殺，到處放火，凶神惡煞狀若土匪，幾乎是頃刻之間，王府陷入火海，人們爭相逃命，呼號連天。

萬碧仗著身形小又熟悉路，先一步跑到柴火房，好在這裡地處偏僻，還沒有殃及到禍亂，她一把拉起容嬾嬾就要往外跑。

容嬾嬾止住她，「阿碧，難為妳有這份心，老婆子老了，跑不動，妳還是自己走吧。」

萬碧急得直跺腳，「嬾嬾，都什麼時候了還說這些？快走快走！」

「慌什麼？」容嬾嬾低喝一聲，「剛才的巨響是火炮的聲音，想必是西郊出事了。」

萬碧睜大眼睛，「嬾嬾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老婆子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。」容嬾嬾冷哼一聲，正色道：「阿碧，皇上在西郊，這麼大的動靜，定然是有人謀反。京城接下來會亂相當長的時間，看在妳對老婆子還算孝順的分上，我問妳，妳想要做個平安但是普通的小老百姓，還是要出人頭地，掙一個前程？」

容嬾嬾神色肅然，以往渾濁的雙目此刻炯炯有神，氣勢大盛，竟好似換了個人。

「若是第一種，妳就跟在老婆子身邊，老婆子自有活命的法子；若是第二種……」

容嬾嬾頓了頓，低聲說：「妳悄悄溜到後園子，那口枯井旁邊也許有妳想要的，但……是福是禍可說不準！」

時光一點一滴過去，外面兵勇的呼喝聲越來越近，萬碧臉色幾經變幻，猛一抬頭，她目光灼灼、神情堅定，終是下定了決心。

萬碧跪下給容嬾嬾磕了個頭，「嬾嬾，我這就去了，妳……妳要好好保重。」

容嬾嬾塞給她幾兩碎銀子，又抓了把鍋底灰給她把臉抹黑，「阿碧，人心險惡，妳多長點心眼，千萬不要輕易相信別人，嬾嬾等著妳回來。」

一片混亂之中，萬碧順著牆角，連滾帶爬，終於搶在前頭來到後園子，這裡她熟悉得很，很快在半人多高的草叢中找到那口枯井，在旁邊的假山洞子裡她看到了朱嗣炯！

萬碧幾乎驚暈過去，「三少爺，您怎麼在這？您不是去西郊了嗎？」

朱嗣炯嘴角抵得緊緊地，小臉繃著，一句話不說。

不遠處傳來搜查兵勇的大呼小叫聲，來不及多想，萬碧拉著他就往西北角跑，那裡有條陰溝，直通外街。

到了地方，萬碧先跳下去，作勢伸手接他，「少爺，快下來。」

烏黑的水泛著層層白沫，臭氣熏天，朱嗣炯站在一旁，幾欲作嘔，更別提跳下去了。

「少爺，命重要還是乾淨重要？下來！」

背後的聲音越來越近，朱嗣炯還在猶豫，可萬碧等不及了，一把將他拉下來。朱嗣炯閉著眼，屏住呼吸和萬碧從陰溝裡爬了出來。

街上早就亂成一團，但萬碧注意到，那些兵勇們只圍攻宗室勳貴大臣們的府邸，普通百姓家倒還好些，只要不愣頭愣腦地出來看熱鬧，倒不會有人刻意为難。萬碧便拉著朱嗣炯悄悄躲在一處人家的牆根，他們倆渾身汗泥，臉上身上黑乎乎、臭烘烘的，儼然兩個小叫花，根本沒人注意。

街上鬧哄哄的，過了兩三天才慢慢消停下來，萬碧早就尋了兩身略乾淨的衣服換上一——其實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，但她沒敢告訴朱嗣炯，此時不只朱嗣炯，就連萬碧也驚訝自己的膽大。

現在他們遇到一個難題，是繼續逃到城外，還是留在京城等寧王來找？

「不能留在城裡，您也看到了，他們明顯是衝著宗室勳貴來的。」萬碧憂心忡忡，一心想著怎麼出城。

朱嗣炯開口講了這幾天來的第一句話，「父親會來找我的，我回來時給他們留了信。」

他終於肯說話了，萬碧心裡鬆了口氣，小心翼翼問他，「您一個人怎麼回來的？西郊都發生了什麼？」

朱嗣炯也很茫然，木木地道：「具體我也不清楚，到了西郊，太子叔叔就一直將我和其他幾個皇孫、世子帶在身邊，我連父親都沒見著。後來煜哥哥藉口和我遊山，單獨把我送了出來，讓我找個地方躲著，等局勢穩定了再說。」

「他不肯說為什麼，我覺得不對不肯走，他這才告訴我，說這是太子叔叔和皇爺爺定下的計謀，他們要趁著這機會一舉拿下藩王，徹底壓制藩地的勢力。我臨走前派人給父親母親送信，讓他們躲起來避避風頭，下山後，李嬪嬪把我送進府就回家去了。」

萬碧驚呼一聲，「李嬪嬪讓您一個人……」

朱嗣炯心裡也有點難過，「嬪嬪的家人比我更重要……」

萬碧不知說什麼，血濃於水，李嬪嬪優先考慮自家人也無可厚非，如果她處於同樣境地，十有八九也會這樣做。

雖然朱嗣炯堅信他的家人會來找他，但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寧王尋他的跡象，而且滿大街流傳的消息是，太子謀反，皇上賓天，閔王、魯王、靖王等三位親王打著清君側的旗號，殺了太子，而寧王、平王等人出逃不知所蹤。

太子謀反？連萬碧這樣的小丫頭都不信，別提別人了！

朱嗣炯也說，皇爺爺一向器重太子叔叔，幾乎是手把手教他政事，近來更是將大部分朝政交給他，除非太子叔叔瘋了才會謀反。

是以，分明是三王謀反，但太子已死，皇上駕崩，閔王就要坐上那把椅子，如今大局已定，說這些又有什麼用？

朱嗣炯卻不這麼認為，「我根本沒在西郊看到皇爺爺！」

見萬碧沒明白，朱嗣炯慢慢道：「從京城到西郊，皇爺爺一直沒露面，裡外都是

太子叔叔操持，我猜，皇爺爺根本就沒去西郊。」

也就是說，皇帝還有翻盤的機會？但這些事萬碧不懂，只好順著他在京城東躲西藏好幾天，可事態越演越烈，大街小巷都貼滿閔王即將登基的告示。

寧王雖然沒有消息，但此時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，京城已被三王控制，寧王也沒有精力和人手回來尋他。見朱嗣炯越來越沉默寡言，萬碧怕他想不開便如此安慰他。

朱嗣炯終於決定出城了，再不出城他可能就要死在這裡了。

城裡的搜查越來越嚴，閔王發出消息，只要有人捉住不肯歸順的宗室子弟，無論死活，賞黃金千兩，而且牆上貼的告示中就有朱嗣炯的畫像，那畫工簡直唯妙唯肖！

黃金千兩！萬碧看著朱嗣炯，那是多大一堆金子啊。

可能是萬碧的眼神太赤裸裸，朱嗣炯忍不住撇嘴道：「妳想把我交出去？」

「不不！」萬碧急忙否認，「就衝著你給我那一荷包糖，我也不會出賣你！」

朱嗣炯低頭一笑，「這是妳第二次救我了，我以後……一定會好好報答妳的。」

閔王封了城，如何出城成了問題，萬碧愁眉苦臉好幾天，正惱火的時候，一陣惡臭傳來，隨著骨碌碌的車輪響聲，一輛糞車從眼前過去。

萬碧有了主意！誰都不讓出城，但有一種人卻是非出不可，且沒人攔他，那便是倒夜香的。

朱嗣炯內心是崩潰的，上次從陰溝裡鑽出來已是他的極限，那味道噁心得他幾天沒吃下飯，而這次，糞車？還要鑽到馬桶裡？絕不！

一個時辰後，他們兩人藏在了糞車裡。

說起來，這比上次爬陰溝更刺激，因為他們兩個直接鑽進糞桶裡，那守門的將士剛掀開桶蓋，一股屎尿惡臭迎面而來，直接熏吐了，趕緊放行，哪裡還顧得上看桶裡是否有人。

對啊，誰會想到龍章鳳姿、錦繡堆裡出來的小王爺會藏身滿是穢物的糞桶？

俗套？噁心？可這是萬碧唯一能想到的法子。

糞車出了城，待到無人處，兩人從桶裡翻身而出，一路狂奔，不顧天氣寒涼，撲通撲通跳進河溝裡。

掏大糞的傻了眼，而後看著傾瀉一地的糞水，也不由自主地……吐了。

萬碧和朱嗣炯總算是從京城逃了出來。

城外的搜查明顯稀鬆，他二人又累又餓又冷，走了許久，好不容易在荒郊野外看到一戶農家，什麼也來不及想，上前就向農家討兩身衣服並一些吃食。

那家人甚是熱心，不但沒有收錢，還讓他們在家過夜。

兩人窩在炕上，蓋著薄被，長長舒了口氣，此刻的破衣粗食，與往日的錦衣玉食是天差地別，但於朱嗣炯來說，能撿條命已是萬幸，哪裡還有餘地去挑肥揀瘦。

夜深了，窗外下起了小雨，打在樹葉上發出沙沙的聲響。



朱嗣炯已經熟睡，發出均勻的呼吸聲，而萬碧卻怎麼也睡不踏實，聽著淅淅瀝瀝的兩聲總覺得不安寧。

忽然門外傳來一陣輕微的動靜，萬碧急忙閉上眼睛裝睡。

呼吸聲粗重，是這家的男主人，聽動靜，他從門外悄悄走進來，在炕頭站定，似乎是在看著他們兩個。

他要幹什麼？萬碧慌亂不已卻強自鎮定，依舊裝睡。

那男人輕輕推了推他們，萬碧忍著沒動，朱嗣炯哼哼兩聲，翻了個身繼續睡。

不一會兒，那男人走了出去。

待聽不到他的動靜，萬碧就睜開眼睛悄悄下了地，看著他進了西屋，便偷偷躲在門簾子後偷聽。

「睡了？」婦人輕輕問。

「嗯，睡得和死豬一樣。」男人呵呵笑了幾聲，「這可真是老天爺叫咱們發財，這兩個兔崽子，還說到下村走親戚，他們那樣子能是鄉下人？」

「那男娃子別看一副狼狽，可那身細皮嫩肉，做派又是一股貴氣，絕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這陣子城裡亂哄哄的，說不定就是哪家逃出來的公子哥，看著年紀正當好，那些大老爺們最喜歡這樣的，肯定能賣個好價錢！」婦人言語中掩飾不住的興奮，聲音漸漸大了起來。

「還有那個女娃子，我細細看了，嘖嘖，那皮肉骨相絕了，長大後必然是個傾國傾城的姿色，這個女娃子我要調教幾年再出手。」婦人忍不住笑起來，「我還發愁沒法進城弄幾口人出來，真沒想到，在這裡還有生意送上門，真是老天爺都在幫咱們發財。」

他二人只顧說說笑笑，全然不知門外還有人偷聽。

萬碧聽得汗毛倒立，冷汗直流，怪不得臨走時容嬾嬾給她塗了一臉鍋底灰，原來還有這種擔心在。但更可惡的是，這對拐子竟敢對三少爺起壞心！

萬碧恨得牙癢癢，悄悄退了回來，琢磨著如何脫身，她一回頭，就見朱嗣炯已經醒了，靠在牆上眼睛亮晶晶的。

萬碧嚇了一跳，不知道他聽沒聽見那拐子說的話，她可真不願意讓這些骯髒事汙了他的耳朵。

但朱嗣炯顯然已知情，他對萬碧點點頭，輕聲說：「等他們睡熟了，咱們就逃！」

兩人相視無話，唯緊緊擁在一起，靜待黑暗過去。